

一球球灰塵和啤酒泡泡

幾天之後，就要把鑰匙交還給房東了。我和他約好要碰面，一起將房子做最後的整理。到了約好的時間，他卻沒有出現。我正想要打給他，他就傳了訊息過來。

「我還在開會。」他跟我道歉。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太忙，還是不想過來。但這樣也好，我一個人房子裡，也許還更加自在。沒多久，他又傳了訊息過來，他說他請了鐘點清潔工幫忙，要我記得幫清潔工開門。

「如果有清到什麼我沒帶走的東西，再跟我說。」他說。

「好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

從網站上找來的臨時清潔工，揹著輕量的登山背包，以一身輕便的姿態出現在公寓樓下，乍看像個登山客。

我打開了好久沒開的門，跟著身旁的陌生人上樓。這棟屋子是位於山邊的老舊公寓，屋齡應該有四、五十年了吧。天氣熱起來的時候，偶爾會有壁虎或蚱蜢出現在樓梯間。外頭，蟬聲正盛，每轉一次彎，都可看見樓梯窗外的綠色。真的有在山林裡的錯覺。

清潔工大姐控制著呼吸，以規律的節奏一步步登上五樓。一進門，她就坐下，喝了好大一口水。我也是，好久沒爬五樓，我都忘了會這麼喘。我也猛灌了好大一口水。

在休息過後，大姐換上她帶來的室內拖鞋，熟練地跟我確認工作內容和範圍。她從登山背包裡，拿出一堆不知道怎麼裝進去的刷子、折疊水桶、清潔劑。走進廚房，忙了起來。

我被她拋在後頭，看著熟悉的空間，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。我沿著走廊，走進了我們的臥室。我一個人這裡。

大部分的傢俱撤掉之後，改變逐漸顯現。這個房間不如當初這麼明亮了，時間在紗窗上加了減光鏡。我在原本是書櫃的地方，發現了金龜子的屍體。我拍下了金龜子的照片，傳給他看。

有一年梅雨季來臨之前，金龜子飛進屋裡。

當牠碰壁的時候，牠會沿著牆面飛行，再從角落飛到沒有邊際的空中，繞著屋子，做圓形的飛行。牠一下看起來像是綠色的，一下看起來又像是紫色的。小時候，有人教過我一個很殘忍的遊戲。只要將細線綁在金龜子的腳上，牠就只能在固定的圓裡飛行。那個時候，沒人綁著牠，牠卻繞著一樣的軌跡飛。整個下午，我和他一起觀察金龜子，跟著牠在這個陌生的空間冒險。我把窗戶和門全部打開，牠仍執意在自己的軌道上航行。我們打開電風扇，拿著雜誌和傳單追在牠後面製造風，牠只是悄悄閃避，接著飛得更高，沿著天花板飛。

「搞不好牠根本就不想出去。」他說。

「怎麼可能？牠只是太害怕了。」我放下傳單。「牠只是選擇太多。」

我把大門、廚房的門，還有面向陽台的窗戶全部關上，只留下通往陽台的門。

「讓牠自己飛出去吧。」我記得我好像說完這句話後，就回到房間裡忙自己的事。他還留在客廳。我再次回到客廳的時候，金龜子已經不見了。

我問他金龜子怎麼出去的，他說他本來不想勉強牠，但後來他想了想覺得，要是牠永遠都待在這裡，就找不到更適合牠的地方了。

「我想告訴牠這裡不是安全的地方」他說，他用了有點粗暴的方式。

我忘記我那時候說了什麼，但我一直記得他說的話。

整個下午我都把這件事當做一件好玩的事，不好玩了，我就放到一旁，把他丟棄在外，回到自己安穩的世界。但他不一樣，他認真看待，做了選擇。即使粗暴也是必然的，我覺得，這是一個很溫柔的選擇。

「金龜子都喜歡這間屋子。」我在照片底下，補了這句話。

已讀。

「沒想到家裡竟然會有金龜子。」他說。

我本來想問他還記不記得金龜子飛進屋裡的事，但後來我只打了「對啊。」

我把手機收起來，很快地掃掉地板上金龜子的屍體。

窗簾拆掉以後，陽光直接照進屋裡。原本就是木地板的房間變得更暖了，牆上的顏色隨著觀看角度的不同而有所改變，是帶點灰色的藍色。我一直都喜歡這樣的顏色，不被輕易歸類的顏色。因為我和他都在家工作，為了不要彼此干擾，我把電腦搬進房間。把原本透光的白紗窗簾撤掉，換上厚重的遮光窗簾，自此房間被隔離開來，外頭的太陽、月亮、晴天、雨天都與我無關。我在時間軸中前進，前後修改一格一格的記憶，不喜歡的笑臉剪掉，換個表情可以更加深情。我凝視著與我無關的人，花了很多很多時間注意他們臉上不自覺的小動作，眨眼是心虛，太直接的憤怒是無法理解他人的表現。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對著電腦說，「演太爛了吧。」我很認真地想要理解你，請你也用同等的努力理解他人。我入戲了，不是劇本的故事，也不是現實中的事情。我入戲了。

也許那時候的我，判斷時間的方式，是比照這顆永夜的地球上唯一的他人。也許因為這顆地球上的人類只有我跟他，所以我以為我可以任意調整時間，只要他願意配合。我在時間軸當中前進後退，尋找事物發生改變的線索，他那時候的表情是怎麼樣的呢？是一顆微微皺眉的鏡頭？還是一顆表達關心，要我早點睡的鏡頭？我找不到，素材庫裡沒有這些。

但我想這樣的時刻並不多，因為星球很大，我們可以待在兩端，輪流獨享日夜。我們很貪心，想要的東西很多，我們以為這些都是小事，我們以為我們能夠彼此支撐。

我把房間外面的紗窗拆下，帶去浴室刷洗。我用力地刷，看不出紗窗有什麼改變，直至污水流入排水孔，上頭的灰塵和毛屑在排水孔卡成一圈，水流繞著縫隙向下，形成一個圓。我突然意識到，這是一個還原的過程，把時間倒回最初。

他將他的東西清掉，我把我的東西帶走。排除掉囤積下來的雜物，是這個家本來該有的樣貌。搬來這間屋子之前，我們都還在劇組打工，拍劇照或拍影像紀錄，偶爾也會接美術助理的支援，幫忙扛傢俱、搬重物，佈置螢幕裡的房間。我們從剛殺青的劇組買下了沙發和落地燈，把IKEA的地毯鋪在客廳的中央。拿之前拍片剩下的布，充當桌巾和窗簾，遮住了老舊的鋁窗和房東原本附的老舊深色木桌。轉下幾顆冷光的LED燈泡換成暖色的，客廳不再冰冷。自此，空間有了意義，成了人的歸處。

說好的喬遷趴拖了一年，終於在某個夏季尾聲的晚上舉行了。大家都來了，屋子裡塞滿了喜歡的音樂、喜歡的酒精，還有喜歡的人。有人送了一台啤酒泡泡機來，大家圍在機器旁見證開箱。我們不停地從冰箱拿出啤酒，打成一杯杯有著漂亮泡泡的冰啤酒分給大家。原本互不認識的朋友，也在那個夜晚熟識。隨便丟出幾個字，都會有人把它串成句子。不知道是夜晚太熱，還是酒喝太多，不怎麼樣的小事都能迸出笑聲。一群人擠在陽台，從重金屬樂團的分類聊到馬斯克和特斯拉，再聊到性別和漁場管理，大家激烈地論戰。最後在25歲是否該購入人生中第一張股票時，音調漸弱，哀傷地一來一回。他那天說了很多話，很少看到他這麼激動。我記得他說了一個我從未聽他提過的故事。

一位印尼的神學院學生，他想來台灣打工，賺唸神學院的學費。他的英語很好，比一般的印尼移工更知道怎麼跟雇主溝通，並爭取自己的權利。但來台灣幾個月了，卻遲遲找不到工作。他知道原因。當面試的時候，雇主問他：「如果你在職場遇到問題，你會怎麼處理？」「像什麼問題？」印尼學生問。「比如說如果有本地員工起衝突，或是要你加班、薪資調動等等的。」「那我會先跟雇主溝通，如果原因合理，我也非常願意配合。」雇主滿意地點點頭，但就再也沒有下文。下次再面試的時候，他學乖了。他不再發問，他回答：「他會盡量配合雇主。」雇主聽著他流利的英文，履歷表上漂亮的大學學歷。工作依然沒有下文。之後，他還是好久沒有工作，帶來台灣的僅剩的儲蓄也花光了，他不再挑工作，一有機會就到處去試試看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廠的工作，薪資很低，不需要學歷也不需要英文，他興高采烈地去上班，再也沒有提起神學院的事。

他忘記神學院了，我想。我後來也找了這本書來看，一直忘不了這個印尼人的故事。我還記得說這個故事時他的表情，「也許他根本不應該離開。」他說。

那天好熱。

接下來幾年，我們過著工作不是很穩定的生活。我不習慣劇組拍攝現場高壓和高工時的工作方式，開始轉到幕後做剪接。他則留在現場，繼續拍劇照。在慌亂和擁擠之中尋找鏡頭的位置，不打擾任何人，靜悄悄地接近，獵捕特殊的時刻。他有一雙不一般的眼睛。即使在

同個地方，他還是看到了跟正式拍攝不一樣的東西。可是，他不這麼覺得，他越來越累。回到家修圖的時候，他說，他只是在複製複製品而已。這種事情誰都會。

瞄準景框，搭好的家景，準備好的服裝，情緒反應都是專業的再現。按下快門，這不是真實存在的事物。被困在觀景窗裡了，他想。連拍照的瞬間都無聲無息，一切都像反射動作。

他在屋子裡走來走去，一下在電腦前修圖，一下又起身，倒水或去陽台抽煙。才剛坐下，又走進房間，看看我在幹嘛。偶爾我從工作中移開注意力，問他還好嗎？他又說沒事，只是進來看看。

「你要出去走走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用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」說完，他又繞著家裡轉。

有時候他會拿起相機，試著獵捕下午經過陽台的光線。但很快地他又放下，看著光影變淡，他像在等待什麼，但最後他什麼也沒有拍。

他待在家的時間變多了。

我把洗乾淨的紗窗重新安裝上去。還沒乾的水珠，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，我著迷地盯了好久。廚房裡，清潔大姐已經以極高的效率，清除附著在瓦斯爐周圍的多年的油污，整個檯面被清過，磁磚和系統櫃也煥然一新。她用力地刷著地板，廚房看起來就快差不多了。客廳裡，沙發、落地燈和還堪用的書櫃已經轉手賣給網友。我把房東原本附的桌椅放到角落，轉身面對對角線另一頭剩下的雜物——沒人願意帶走的東西。

我拿了一個大垃圾袋出來，做最後的審判。跟不需要的事物說再見，挽救任何被忽略，卻值得被帶去未來的東西。

用剩的油漆、過期的噴漆幾罐、發霉的馬頭面具頭套、一瓶喬遷趴的時候朋友帶來的Vodka、一本尼泊爾詩人的英譯詩集、一把東南亞觀光區賣的烏克蘭麗麗、浮板、花瓶、奇怪的雕塑、幾張專輯，某樂團的毛巾，一些廢紙，枯死的仙人掌，一盒過期的電影底片和指甲油，西藏藏香、一些布、一幅我畫的畫、殺蟲劑、交通板。全數墜入台北市立專用垃圾袋。

想起它們是怎麼來的，又是屬於誰的，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。壞掉的，直接丟掉；還沒壞的，要留給他嗎？還是要再賣掉？分類很困難，留在這裡的東西也比想像中還多。我決定先放到一旁，等等再繼續整理。大姐提著工具走進了浴室，熟練地刷起發霉的磁磚，我又再次回到房間。

.

他像隻金龜子一樣，繞著繞著，他越轉，我越不耐煩。他讓我感覺自己幫不上忙，所有的提議都派不上用場，你只能眼睜睜地，跟一隻焦躁的蟲關在一起。有天晚上，我在房間裡，我怎麼剪都無法把那些碎裂的片段，組合成一段有意義的人類行為。正當我來回試了好

幾次之後，電腦出現不停旋轉的彩虹球，接著畫面跳掉，回到桌面。電腦故作無事，抹煞我整晚的努力。那是我第一次剪到80分鐘以上的電視戲劇，又跟陌生的團隊合作，我非常希望能把這部片做好，讓它成為我的代表作品。為此，我已經熬夜趕工了很多個晚上。

沒有存檔。好不容易修好的開場，和我卡關了一整晚的關鍵場次全部都要從頭再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他開門進來。

「你要睡了嗎？」我問，語氣有點不耐。

「嗯。你可以繼續剪沒關係。我把燈關掉一點喔。」他為留下我書桌上方的燈，接著他爬上床，像前幾晚一樣縮在牆邊。電腦發出螢光，冷光灑在床上，從棉被延伸到牆壁。他窩在角落，把棉被蓋在頭頂，不受光線影響。我重新開機，再次接上硬碟，打開編輯檔。電腦又再發出轟轟的運轉聲，我新開了一個序列，將素材全部拖過來。彩虹球又出現了，它轉著，但很快地又消失了。平安無事。

我坐到床邊，搖醒他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問。

「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喝個飲料嗎？」

他一臉困惑。他抬頭看了一下時間，快兩點了。「我在會吵到你嗎？」他問。

「嗯，有一點吧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對不起。一下就好，給我一個小時就好。」我忽然有種罪惡感。

他從床上爬起來，套了一件外套，離開房間。

不久後，我聽見他拿鑰匙的聲音，大門關上的聲音。

我戴起耳機，注意力又再回到電腦上。我重新將鏡頭一個一個排好，盯著演員的眼睛、嘴角、肢體，聽著他們說話的節奏，擷取某個真實流露的瞬間。

兩人在咖啡館對坐，一開始，兩人都有些沈默。後來，A開口了。A說著，B靜靜地聽，A越講越激動，B不發一語。忽然，B淡淡地回了一句話。A一時反應不過來，隨口說著不是很重要的內容，像掩飾。桌上的水杯，水珠滲出，在杯緣下方積成一灘。A還想解釋，服務生卻在此時打斷，把桌上的杯盤撤掉。A還想要繼續說，B叫服務生過來，說要結帳。將鏡頭組合完畢後，我按下播放。從頭看了這場戲，我很難過。兩人之間的信任，就在某個很微小的瞬間碎掉了。

我摘下耳機，拉開窗簾一看。天已經亮了。

已經六點多了，他還沒有回來。我存檔，把電腦關掉，撥了通電話給他。

鈴聲在不遠處響起，很快地就停了。鑰匙開門的聲音。

「妳剪完了喔？」他說。

「對啊。」

「那我要睡了，好睏。」他經過我，到浴室去洗了個臉。

「你都在7-11嗎？」我問。

「嗯，我都在7-11。」他說。

他再次縮回床上，拿棉被蓋住自己。我把窗簾拉起，遮住漏光的隙縫。我在他的旁邊躺下，看著他化為黑色的影子。我閉上眼睛。我看見了。上空是一條綿延向前的高架捷運，路燈把柏油路變成橘黃色的，紅燈、綠燈、招牌的跑馬燈，小塊小塊的顏色被丟在柏油路上碎開。無人的夜，他沿著人行道走著，走下家門口小小的坡。便利商店的招牌又大又亮，是夜晚裡城市的燈塔。他經過便利商店，沒有進去。在我的夢裡，他只是不停地不停地向前走著。巨大的捷運沿線一直蓋著他的頭頂。我看不見他的臉，只看得見眼前的黑色人形。

灰塵一小球一小球地結在地板，在我看不見的地方，在我沒注意到時間的時候。到底是什麼時候，衣櫃底下變成了這個樣子？

我跪在地板上，以濕抹布和灰塵進行毫無意義的抗爭。我擦拭，它增生，嘲笑著、輕視著曾經無視過它的我。東西清空就好了，何必再來打掃呢？他問。驕傲地證明自己和他不一樣。誰像你一樣遇到困難就想逃跑，我越想越生氣。

.

少數可以呼吸的時刻，我們騎著機車在城市裡到處遊走。

通往城市的橋，像釘書針一樣，從台北的西南邊一路釘到北邊，將市中心和周圍的城鎮及住宅區強硬地釘在一起。我們沿著橋爬升，河道在眼前展開，環繞著整座城市。風灌過來，我大口換氣。

有時候，我們可以在橋上得到意外的小禮物。像是颱風前夕燒紅的彩霞，天空贈與城市的耶穌光。

那一天，是動漫裡的雲。

好像細田守的雲喔，他說。

澎澎的、軟綿綿的。

我們繞著辦公大樓找車位，繞了幾圈後，在不遠處的街區橋到了車位。我們來到了一棟辦公大樓前面。他有點猶豫。我的口氣不是很好，我說了些自以為了不起的話，粗暴地把他趕進大樓裡。我說，我會在外面等著他。

我站在辦公大樓外，不一會兒的時間就出了滿身汗。我想要找個有冷氣的地方，讓自己冷靜下來。

就在我用Google Map查著附近的店家時，一顆水滴滴到了我的手機上。很快地，柏油路接連被墜落的水珠佔滿。突來的雨驅逐了路上的行人，我也跟著跑進了附近的騎樓。我急忙撥開身上的水珠，我躲得即時，不至於把自己搞得太狼狽。騎樓裡還有幾個跟我一樣，從雨中殘存下來的人。在一陣慌亂過後，陽光的一角照進騎樓。

是一場太陽雨。

我、正在發傳單的房仲、出來買飲料的上班族、後頭眼鏡店的店員紛紛抬頭，看著在陽光照耀下，閃閃發亮的雨滴。

「好像下雪喔。」拿著手搖飲料的上班族說。

有人按下了暫停，讓陌生的人可以共享同一個呼吸。

手機響了，我接起電話。他的聲音聽起來很開心，他說對方是比他想像中更棒的人，工作聽起來也很有趣。他說老闆要帶他參觀公司，認識幾名資深的記者。他要我不要等了，先回家去。我說，那太好了。

掛掉電話。一轉身，雨停了。人們動了起來。

對我來說，時間是這樣的。每個時刻的我都是獨立存在的，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不同的，今天的我和未來的我又是不同的。沒有哪個時刻的自己需要為後續的自己負責，但如果前一刻的自己做了對的決定，後面那刻的自己也會因此獲利。

「幸好過去的我很聰明。」我時常暗自僥倖。

這是份適合他的工作，他的眼睛不需要再被困在已經存在的作品裡。他跟著公司出差，很常一蹲點就是幾個禮拜。他去了菲律賓，拍攝漁工的專題，帶回了在觀光區買的烏克蘭麗；他去了印度和尼泊爾拍攝流亡藏人的困境，帶回了尼泊爾經典情詩《MUNA MADAN》的英譯本。他每去一個地方，就會帶一些東西回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不敢把這些東西放在房間，所以我決定把它們放在客廳，把它們擺在櫃子上一一排好。

每次他一回來，他都有很多想說的話。他提著我不太清楚的地名、人名，那些因果在我腦海裡糊成一團，我試著重新打散、梳理，可是真實的事情不能像戲劇一樣被簡化。我需要更多的時間。我看著他講到激動處，會接連丟出句子，語氣越來越上昂，不容被打斷。他好真實，我想著。我等等要再出一版新的剪接，兩人對話的場面，工整地輪流切換兩人的特寫，好像太假、太冰冷了。

「啊，你是不是還要剪片？」他突然想起。

「對啊，我明天要再交一版。」

「那我不要吵你了。之後我再找機會跟你說。」他說。

我想知道自己臉上的表情。

當報導完成以後，他都會再把連結傳給我。每次我點開連結，迅速地看一下標題，滑過他拍攝的照片，就會把連結關掉。我看到了他看到的東西，可是感覺有點奇怪，我說不上來。就這樣，說要再說的故事還沒有講完，就會再有新的故事，有永遠傳不完的連結。

我癱在椅背上，看著正在剪接的素材。我覺得，都好像。

對跳，生氣，講話。理所當然的衝突，理所當然的和解。只能這樣嗎？人只有這樣嗎？我好想破壞結構，也許調換順序故事會有另外一種可能。我從椅子上爬起來，走到客廳。他的電腦和器材就堆在這裡，他人不在。大部分的時間，這個家裡只有我。我盯著陽台發呆。發現屋外在下雨。白鷺鷥飛過窗外。出太陽了，陽光照進屋裡。我打開手機，拍下了光線的照片。我才想著，他好像也做過類似的事情。我才想著，原來天還是亮的。我該把剪接電腦搬出房間了，也許我該找個工作室。可是，這樣的話，屋子裡還有誰在呢？

我站在客廳和陽台的邊緣，深呼吸，踏出一步，是陽台。後退一步，回到客廳。我不停地，前後來回。練習踏出去那一步。

.

那是一棟漂亮乾淨的電梯大廈，位於市中心，坐捷運就可以到。全白的空間，展覽燈打在牆上，四面八方掛的都是他的攝影作品。我匆匆瞥過的連結，被放大、被輸出，把我團團圍住。「這就是我之前跟你說過的——」他說的我好像什麼都知道。可是看著眼前的作品，我想了好久才想起到底是哪件事，好不容易想到了，我們又到了下一幅作品的前面。我還想著上一幅作品，照片裡的人最後怎麼了呢？一小塊的陽光打在流亡藏人的臉上，後頭可見白雪皚皚的山峰，那是阻隔他與家鄉的山脈。他好像說過，受訪者逃到尼泊爾之後，不時會看著山。

我們在一張照片又一張照片之間沈默地移動，把話都說完的人和什麼都應該知道的人，我們之間，好像連對話的資格都沒有了。他偶爾配合著我的步調放慢腳步，可是又很心急地在踏出下一步的時候露餡。一有人走進展間，他就會不自覺地注意。我跟他說我一個人沒關係，他可以去接待別人。他像鬆了一口氣。

我在藝廊的門口等他，看著他被陌生的人包圍，他們說了什麼，他放聲大笑，向那些資深的前輩鞠躬道謝，有人拍拍他的肩。他客套地接受別人的讚美。

我是逃出來的，我被嚇到了。他臉上的表情和不自然的誇張笑聲，我突然覺得這個人好陌生。

所以當他說他想暫時搬出去的時候，我的心只有稍微、稍微震動了一下。我沒有失去什麼，我只是知道了更多的事實而已。

.

房間清乾淨之後，我將窗戶關上。儀式性地環視整個房間，努力地把它現在的樣子記在腦海裡。我撇開目光，退出房間，將門關上。

我走到客廳，繼續清除架子上的雜物。我比剛剛果決多了。我將整排的物品倒進垃圾袋裡，幾乎是用掃的。大姐將客廳裡房東留下的桌椅，擦過了一遍，又將地板掃過。她俐落地來回拖著地板。

打掃大姊忽然開口：「這間屋子有養過狗狗喔。」

「有嗎？」

「有喔，到處都有狗狗的毛。」

「應該是以前的房客養的吧？」

「你看灰塵其實很明顯，這種跟動物毛混在一起的比較難清。」大姐說。

「聽說之前有人養過貓。」

「對吧。」大姐將拖把浸在水桶裡，再把拖把擰乾。

我說謊了。她沒有注意到，我身邊放著一桶滿是灰塵的貓砂，我還來不及把它丟掉。留下來的證據猝不及防地戳破我的謊言。

它們曾經是某件事存在過的證明，但我已經不想再想起來了。

光憑這些遺留下來的證物，能夠陳述過往的全貌嗎？

我在她沒有注意到的時候，偷偷把眼淚擦掉。

我這才想起來，剛搬來的時候，我們曾約好要常常打理這間屋子。很快地我們就忘了這件事情，接受出差、計畫旅行，拚了命地尋找遠離的機會，迎接一個又一個的冒險，所有的遠方都比待在這裡有趣。

這裡本來就是一間過舊的公寓。

我跟大姐聊到，過幾天就要正式退租了。幾天前我才找了師傅，修補家裡的壁癌。今天本來想和之前同住的人一起做最後的打掃工作。可惜他不能來，所以才臨時找了大姐幫忙。

大姐一臉困惑地看著我，她問：「這不是應該叫房東做的嗎？」

「可是我想自己修好它。」我脫口而出。

「這是一間被愛著的屋子呢。」大姐說，「搬家不容易，不過之後就是新的生活。很棒哪，感謝主。」她的表情好溫柔。

在送走了大姐之後，這間屋子裡只剩下我了。屆時，我就要正式告別這個住了六年的地方。屋子彷彿又回到了六年前的時空，空蕩蕩的，什麼都沒有，準備裝進任何即將遷入的事物。

我盯著陽台發呆，想著這可能是最後一次看見眼前的畫面了。我才想起，剛剛忘記請大姐幫忙洗窗戶了。

水流過格子狀的老式透明玻璃，洗下多年來積起的髒污。汗沾濕了我的背心，沾黏著皮膚。我拿著黃色水管，對著窗戶沖洗，小心地不要讓水花濺到屋內。偶爾，水濺到我的身上，好涼。混雜著汗水一起滑過皮膚，有種降溫的感覺。我在窗戶上噴了清潔劑，水流帶走

了泡泡，流過我的腳，向排水孔湧入。泡泡積在排水孔前，越積越多，成了一朵小小的雲。
好像那天夜裡的啤酒泡泡。